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零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庐山战役回忆 李 觉(1)

马祖山阻击战——金官桥主阵地战斗——鸡窝岭

侧面阵地的争夺战——换防撤离战场

密县血战五昼夜 张文心(12)

接受任务——战场形势——密县鏖战——密县战

役的教训

归国抗日纪实 黄炜然(23)

——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

告别南洋——归国途中——国门所见——斗争的

考验——营救博罗队——在敌人后方——镇平队

纪事

护法运动

我所了解的护法运动 龚师曾(43)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唐继尧拒就元帅职——护

法军政府改总裁制——军政府改组以后——孙中

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驻粤滇军内部矛盾见闻 孙天霖(55)

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 丁超五(68)

关于邓铿被刺事件 沈太闲(72)

邓铿与陈炯明的关系——陈炯明嫡系仇恨邓铿

——孙派中的极右派亦不满邓铿——邓铿被刺的

经过——曾享平淡刺邓的主谋

人物述林

旧雨鸿爪 周善培(81)

刘光第——唐才常——徐仁铸——陈宝箴——

黄遵宪——汪康年——罗振玉

吴景濂与制宪运动 吴叔班(102)

英才初展——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合流

——与孙中山先生的分歧——“贿选”的真情实

况——联直护宪——息影津门

书赵智庵 章士钊(124)

耆年自述

火热的青春岁月 钟复光(132)

天堂里的地狱——离经叛道——初上战场——

温暖的友情——革命的摇篮——奔走南北——

血与火——走上新征途

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 唐生智(152)

溥杰自述(下) 溥杰(172)

在沈阳和长春——伪满覆灭前后

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 姜辅成(188)

艺坛史话

苏州评弹史话 胡觉民 单大声(206)

评弹艺人的团体组织——光裕社——润裕社的
诞生——普裕社的出现——吴语区域的书场

工商经济

彩票史话 双 成(226)

从吕宋彩票说起——跑马厅的香槟票——国民
党政府的航空奖券

庐山战役回忆

李 觉

庐山战役是武汉会战的一部分。本文记述的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四日国民党七十军十九师奉命固守庐山阵地,抗击日军,掩护主力转移的战况。作者当时是七十军军长兼十九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中下游对日军曾经有过两次最大的会战,一是上海会战(包括南京失守);一是武汉会战。上海会战由于蒋介石指挥错误,大兵团猬集一隅,遭受重大损失,消耗了五十八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则以外围战斗为重点,战线长,战斗时间也最长。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中支派遣军以海空优势,溯长江西进,连陷马垱、湖口,武汉外围会战序幕遂在皖南赣北长江两岸地区展开。当时国民党在赣北的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四军、十军、七十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及李汉魂的粤军等几个军在日军陷湖口侵入赣北后与敌在南浔铁路沿线展开激战,所以称为南浔线会战。庐山战役就是南浔会战的一部分。

七十军十九师原是湘军何键的基本部队,我当时是军长,兼任该师师长,辖两个旅、四个团,属乙种师的编制装备,无骑兵、炮兵部队,武器陈旧,比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装备差。但是,在上海会战中,由于十九师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被评为上海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上海会战后,蒋介石将一二八师拨归七十军建

制，驻浙江东阳一带补训。一九三八年五月末，蒋介石令七十军两个师集结金华，车运武汉。六月初，这两个师先后到达武汉市，随即开赴麻城、英山、罗田一带，赶筑工事，担任武汉外围守备任务。七月初，湖口告急，又急调该军分由广济及小池口渡长江，以十九师进驻九江，赶筑防御工事；一二八师在九江东西赶筑防御工事。旋，湖口失陷，日军一〇六师团从姑塘登陆。十九师于七月二十六日与敌开始战斗，至九月四日换防撤离战场，计战斗四十一天，仍能坚守阵地未被突破，受到传令嘉奖。

马 祖 山 阻 击 战

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的一〇六师团借海空军的绝对优势，陷湖口后，疯狂轰炸九江及鄱阳湖沿岸地区，掩护其炮艇及步兵登陆艇侵入鄱阳湖。七月二十三日，敌先头部队从姑塘登陆成功，迅速向纵深扩展。我湖防各友军部队纷纷后撤。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急令第七十军之第十九师撤出九江，在庐山以北的马祖山之线占领阵地，阻击入侵之敌，掩护集团军主力转移。十九师先头之一〇九团于二十五日夜赶到马祖山，星夜赶筑阵地工事。二十六日晨，师主力亦陆续到达。此时前线战况不利，情势危急混乱。午后，第十九师前哨阵地已与敌先头追击部队发生接触，经我猛烈阻击后，停止前进。敌飞机大炮疯狂轰炸我马祖山阵地。此时前线友军不遵守张发奎所指示的时间、路线撤退，纷纷争先恐后溃退，极其混乱。十九师一面阻击敌人，一面还要分别阻止友军不能溃入我阵地，妨碍我师阻击敌人。入夜，各友军争相夺路，大部队拥挤在公路上，行动迟滞，人声、车马声、枪炮声，震耳欲聋。天明后，敌机十余架轮番跟踪轰炸，所幸南浔公路这一地区山多，丛林茂密，稻田中水稻亦已抽穗。溃退部队在山上、稻田里形成几十路的散兵，停停走走，狼狈不堪，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指挥上的失误。

十九师为坚决完成阻击敌人掩护友军后撤的任务，二十六日整天与敌激战。午后，敌百余人企图夺路衔尾追击我友军后尾部队。一〇九团第一营奉令出击，将敌截住，迫使敌退回，营长易佐良负伤，死伤官兵百余人。

七十军的一二八师原系湘西陈渠珍的土著部队，素质弱，武器差，过去未离开过湘西，初次参加抗日战争，缺乏作战经验，经过几天的湖防战斗，伤亡惨重，溃散后退。该师后尾唐名标团被敌围攻，我命令一〇九团第三营推进到唐名标团侧面，突袭敌人，使该团残部得以突围后撤。敌一部百余人企图窜扰马祖山东南的株木岭，跟踪唐团残部，亦被一〇九团三营八连所截住。入夜，仍相对峙。此时敌主力尚未登陆完毕，炮兵在稻田路窄的情况下，行动困难，亦未敢冒进追击。二十七日，几次攻击我五十七旅一一三团阵地，亦被击退，遂成相持状态。二十八日，十九师奉令按五十七旅、五十五旅的次序，逐步交替掩护撤至马回岭以北地区，集结待命。一〇九团第三营为最后掩护部队，利用夜暗，以一部分机枪火力虚张声势向敌佯攻，迅速脱离了敌人，黎明到达南浔公路时，被总司令部督战队挡住，赋予掩护炮兵营后撤的任务。两三天中，由于大部队拥塞公路，使最后的一个炮兵营撤离迟滞，落在后面，以致一〇九团三营也延至七月三十一日才得归还建制。

金官桥主阵地战斗

这次江防、湖防战斗之所以惨败，在于没有纵深配备，故一点被突破，就全线溃退。张发奎不得不将溃退部队撤至庐山以西，利用南浔铁路两侧的丘陵地带，占领防御阵地，阻敌南下南昌；东托庐山亘南浔铁路、公路，西至棺材山之线（棺材山这个地名记忆已有点模糊）。防线右翼指挥官是军团长李汉魂。最初第一线的守备部队是李汉魂的粤军两个师及中央军第十军等部队，第七十军为预备队；其左翼似为第四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等部队，已记

不清楚了。第七十军之一二八师由于湖防溃退,师长顾家齐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一二八师番号亦被撤销,七十军就只有十九师了。随后陈诚将其嫡系部队中的预备第九师张言传部拨归七十军建制,有由张言传取代七十军军长的企图,后由于十九师庐山战绩优异,陈诚的企图落空,不久又将张言传师调离七十军建制(陈诚早在抗日前就对何键的湘军部队有分化瓦解和并编吃掉的企图。他利用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同学关系,首先将十五师王东原师拉过去了。上海会战后,又将十六师拉过去了。湘军中三个较精锐的师就剩十九师了。可是何应钦、顾祝同也都想把这个师抓在手中,因此庐山战役后的七十军就一时东调浙江三战区,忽又回调九战区。东拉西扯,官兵疲于奔命,最后终于被分割了。十九师被编入王耀武所属的一〇〇军,七十军军部和一〇七师分给了三战区顾祝同。将我调升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七十军军长职位及一〇七师交给了李良荣)。

七月底,敌一〇六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攻势甚猛,企图一举从中央突破。粤军首当其冲,激战两日,颇有伤亡。军团长李汉魂不顾十九师完成马祖山阻击战正在集结、尚未休整的情况,即令星夜接替粤军一五五师金官桥——沙河之线阵地守备任务,将一五五师换下为军团预备队。当时,我兼任该师师长,就现地研究,感到粤军阵地部署欠妥,主阵地兵力过于集中,徒招伤亡,不能持久,乃改变部署,以五十七旅一一四团周昆源团、一一三团王道纯团及五十五旅一一〇团鄢乐知团之一部接替一五五师阵地,并将原来的主阵地的一部分改为前进阵地,使主阵地带的地形更为有利,并以一一〇团二营(营长刘咸宜)推进至庐山西麓的土地庵高地,向西占领侧面阵地,以主火力封锁右翼主阵地前沿地带。另以一〇九团三营(营长陆承裕)进占牯岭,防敌绕袭我侧背。黎明后敌飞机大炮不断轰击我阵地,我官兵根据过去对敌作战的经验,阵地上仅留警备部队,其余进入待备所,准备迎击敌步兵。十时以后,敌步兵仍认定我前进阵地为主阵地,连续

几次进攻,都遭到我几处交叉火网的制压,伤亡很大,前进不得。午后三时许,我一一〇团、一一三团各以一连乘敌火力延伸的间隙,突然反击敌正攻击前进中的步兵。敌受挫后撤,锐气大减。次日,敌飞机大炮集中火力,轰击我前进阵地,仅以步兵小部队多次扰袭佯攻,试探我阵地的火力点。我判断敌在查明我阵地配备情况后,必将发起猛烈攻击,遂令各部星夜加强阵地工事,特别是交通壕与待备所的掩盖,并令牯岭之陆承裕营立即移至牯岭西南之鸡窝岭,占领侧面阵地,以火力居高俯瞰敌人。第三日敌飞机、大炮继续猛烈轰击,阵地工事多被摧毁,山上树丛茂密,烟火迷漫。第五十七旅旅长庄文枢被炸伤,以一一四团团团长周昆源升代,副团长刘阳生递升团长。我官兵不怕牺牲,对被毁工事随时修筑,不断加强,严阵以待。情况表明,敌对我前进阵地(高地)势在必得。第四日晨,鸡窝岭观察所发现敌步兵正向我前进阵地隐蔽前进,即以迫击炮、重机枪进行突然压制。九时以后,我前进阵地发生了激烈战斗,敌多次冲锋肉搏,我官兵英勇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者再,形成拉锯。双方死伤惨重,我营长阵亡。午后,五十七旅两个团各以一部增援,反扑。敌受挫退回,阵地得以稳定。敌飞机大炮继续轰击,两个小高地已成焦土。黄昏后,我补充了兵力,修复了工事。因只能在晚上送饭送水,守在阵地的官兵白天只好吃馊饭、喝凉水,甚至饿着肚子战斗。如此四天,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敌我遗体很多,双方都为争夺遗体 and 武器而继续增加伤亡。时值盛夏酷暑,阵地上尸体散发出的臭气随风吹来,格外刺鼻,令人呕吐。其实此时的前进阵地已失去对主阵地的掩护作用,为争夺此小高地而消耗过多的兵力,反而会影响对主阵地的固守,但此时军团长李汉魂却特别重视前进阵地之得失,严令该团:“如失去前进阵地,即以军法从事。”第五日拂晓,敌再度发起猛攻。经多次争夺,我阵地再失。一一四团团团长刘阳生在率敢死队增援反击时阵亡,前进阵地终于失守。一一四团官兵伤亡很大,师主阵地兵力遂又作了局部调整。此后敌连续几天向我主阵地地带进行全面攻击。我官兵英勇战斗,将敌人击退。在敌步兵

攻击中,我一一〇团二营土地庵的侧击火力发生了很大的威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敌人为了排除此侧面威胁,曾一再企图夺取土地庵高地。我鸡窝岭阵地的迫击炮、重机枪居高俯瞰,突然倾泻,配合一一〇团进行反击,敌仓皇遗尸溃退。旬日之内,敌未敢大举进攻,只是以小部队袭扰和轰炸。敌人由于中央突破的企图未能得逞,其主攻力量已转向铁路以西地区。我阵地正面呈对峙状态,我阵地工事得以日益加强巩固。我们在敌人尸体上发现了一本日记,其中写道:“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地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伤亡可怕。”为更好地发挥这个威力,我遂将一〇九团一、二两营的迫击炮排都调上鸡窝岭,归第三营指挥,发挥威慑力量(当时第十九师特别缺少炮兵部队,每个步兵营仅有一个迫击炮排,配八二迫击炮两门)。

鸡窝岭侧面阵地的争夺战

鸡窝岭阵地的特点是山高坡陡,攀登不易。早晚多雾,晴日铁路以西地区的敌部队行动,都可以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对我主阵地前敌炮兵阵地及陆空联络布置都能一目了然,既是一个良好的观察所,又是居高临下对敌侧击的重要的制高点。

八月中旬,铁路以西战斗最激烈,在庐山鸡窝岭可以看到敌后骡马输送部队,每日拂晓向前线运送粮弹补给,午后返回。至九江的公路亦通汽车。我指示陆承裕营派小部队利用夜暗下山袭击敌运输部队驻地。第一次派了个排长带两个班,以一个班掩护,一个班摸进敌驻地内奇袭。敌人并无岗哨警戒,都在酣睡。我士兵以手榴弹、轻机枪突然袭击。敌仓皇乱窜,四散逃命。田野及公路上到处是骡马奔驰,敌人的伤兵很多被炸死,还炸毁了一些粮食、弹药、医药、香烟及枪支等,并发现许多敌尸及麻袋装的手掌,这才知道这里是敌人的粮弹补给站和伤兵转运所。由于袭击部队兵力小,士兵只夺了些饼干、香烟、饭盒之类。数日后,在进行第二次袭击时,

敌已加强了护送部队，戒备较严。我们发现大群骡马在田中吃稻谷，由于过早射击，除了杀伤一些马匹之外，未取得如第一次袭击之战果，在战斗中还死伤战士四人。在敌后如此空虚的情况下，以较大的有力部队奇袭敌运输线，是最有利的时机，但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当时只惯于死守战术，抽出阵地守备部队去进行袭击会削弱防守力量，如失掉阵地就会杀头的，所以上下级部队长都存在此种顾虑，不愿从阵地外出捕捉战机。

八月中旬以后，敌人为排除我鸡窝岭阵地对他们的威胁，连日集中炮火轰击我阵地，并不断派出小部队佯攻土地庵一一〇团二营阵地。次日拂晓，我鸡窝岭山腰的警戒哨突然发现敌人分三路爬上山来，遂一面阻击，一面后撤。我阵地官兵气壮、沉着，待敌爬至有效火网，手榴弹、机枪、迫击炮一齐泻下，敌伤亡甚大，遗尸累累，滚下山去。两三日中，敌不断进行报复性的炮击，我工事多被摧毁。第四日，敌利用庐山黎明浓雾细雨的特点，用四个敢死队，在一炮不发的情况下，悄悄上爬，持枪密集冲锋。在浓雾中，重机枪、迫击炮都难发挥有效火力。一时，只是手榴弹爆炸声和拼刺刀的喊杀声。敌一部二十余人冒死突入我右翼八连阵地之一部。多次肉搏血战之后，敌大部分被击退。惟突入之敌凭借岩石作困兽之斗，敌后退部队得以再次上冲。此时天气转晴，浓雾渐散。我机枪、迫击炮得以发挥火力，激战至午后四时，敌伤亡惨重，终于溃退。石岩下的残敌九人不得脱逃，被我火力压缩在岩洞中，我亦无法接近。入夜，敌三次企图突围未逞；天明后静寂无声，我八连一班长自告奋勇率战士三人冲入搜查，发现敌已毁枪集体自杀。其中一人重伤未死，瞪眼不语，踢打亦不发声。

在整天战斗中，我第三营八连田连长以下官兵伤亡一百六十余人，山下土地庵一一〇团二营营长刘咸宜在策应鸡窝岭战斗中亦阵亡。

由于战斗日久，各团伤亡惨重，兵员锐减，我决定利用对峙状态进行阵地整编，缩编部分连队。各团将编余的班、排、连长成立于

部队,并将各团输送连等非战斗兵编入步兵连,充实第一线战斗力。根据当面敌情判断,敌对鸡窝岭势在必得,为加强守备,将五十五旅旅长唐伯寅调上庐山指挥,一〇九团团长刘湘辅率第二营(二百余人)及两个团所属的干部连加强鸡窝岭守备。最初李汉魂不同意如此调整,我坚请李汉魂上庐山实地察看。李汉魂在听取营长陆承裕的汇报,察看了全盘情况后,才同意,并指示陆承裕死守这个重要阵地。

唐旅长上山后,由于副旅长汤固早已他调,参谋长无人,少校参谋陈绍璜入步校学习,唐本人又抱病,行动艰难,遂将营长陆承裕调升旅部中校参谋长,营部也并归旅部。

八月二十七日,敌再度利用雨夜分五股共约四、五百人袭击我鸡窝岭阵地。拂晓后,敌乘浓雾逐次接近我阵地,集中掷弹筒火力猛轰,顽强仰攻。几次冲锋肉搏,我战士体力不如敌人,死伤很多,两处阵地被敌突破,幸我重机枪及九连地势高,工事坚固,能发挥火力,控制了敌突破口。十时以后,雾散日出,阵地得稳定,但团干部连增援后,仍未能将敌压下去。午后,团长刘湘辅乘敌炮延伸之际,亲率二营及另一个干部连,先敌发起冲锋,敌纷纷溃退,我阵地得以确保。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团长刘湘辅负重伤,二营营长郭俊、三营代营长黄仁全阵亡,一一三团三营营长黄刚亦负伤,共死伤连长以下官兵二百余人。在干部连中,有个原一一〇团的连长在反击战中脱逃被抓获,次日晨,旅长唐伯寅下令在阵地上把他枪决。阵地由团部少校团附罗文浪负责指挥。

敌受此次重挫后,不敢再冒险仰攻了。我们从所获战利品中判断当面之敌为一〇六师团渡边旅团之藤田联队(藤田或池田记不清楚了)。有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十九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的伤亡大大的有,战斗仍在艰苦进行……”还有些刚补充到的新兵在日记中记载有从日本应征经上海、九江上前线的经过情况和亲友送

别的照片等。还缴获了不少太阳旗、左轮手枪、战刀、佛符等等。从战场情况可以看出,日军对抢收遗体是极重视的。来不及抢走时,就把尸体的一只手掌砍走。

换防撤离战场

庐山战役是十九师鏖战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军团长李汉魂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不愿将其基本部队换防,例如在鸡窝岭争夺激战中,李汉魂向五十五旅旅长唐伯寅询问战况,唐伯寅告以:“敌人虽已被打下去了,但我伤亡颇大,团、营长都负伤或阵亡,阵地上兵力很单薄了。”李汉魂生硬地回答:“有一个打一个,拼光为止,可以把伙夫都编上去打!”唐伯寅气极了,将电话筒摔下。此后凡是军团部来电话,他一概不接,都由参谋长去回话。当时归李汉魂指挥的第十军军长李玉堂部伤亡也很惨重。李玉堂邀我联名将战况径报何应钦和蒋介石。两日后,蒋介石严令李汉魂:第十、第七十两军苦战已久,伤亡重大,应即换防休整。他这才将一五五师接替十九师的防御阵地。并指示我将交防后的残余部队仍留给一五五师为警戒部队,庐山侧面阵地暂不接防。我愤然质问李汉魂:“你我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就从未学过这种指挥方法。我军已奉委座电令交防休整,接不接由你,后果恕不负责。”李汉魂才不敢再留难,但在我师撤离时,鸡窝岭并未来接防部队。

九月四日夜,第十九师主阵地交防后全部撤离了战场,经德安、靖安开赴奉新休整补充。当十九师行至靖安时,闻日寇一部由星子登陆南进,张发奎命令所有南浔线部队全部后撤,转移至修河南岸防守。

十九师这一战役是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战斗,至九月四日撤离战场共计四十一天,固守阵地未被突破,受到蒋介石传令嘉奖。战斗中伤亡数字超过了上海会战。计伤旅长、团长各一人,阵亡团长一人,伤营长八人,阵亡营长四人(有的营长伤亡后新升营长又

伤亡了),伤亡连以下官兵数千人。在战场或战后的病亡数字也是惊人的。其原因是庐山山高,丛林茂密,夏季气候特殊,时雨时晴,早晚或风或雾,寒气刺骨,真是“晚穿棉袄午穿纱,风雨来时伞难遮。”官兵只有夏服、棉毯。由于阵地附近无居民房屋,只能挖地洞折树枝以避风雨,丛林中既潮湿又多疟蚊,所以病员日增。加以当时国民党不关心官兵生活、兵站补给除每天二十四两大米及食盐之外,食油、蔬菜、肉食等副食品,概不过问,由连队自行采购。当时庐山附近居民早已远走逃难,遍野稻谷金黄,尚无人收割,哪有副食蔬菜可供采购?远出采购的官兵亦常有被友军当作逃兵抓走的情况发生。所以官兵缺乏营养,身体日见瘦弱,疲惫不堪,伤亡、疾病与日俱增,兵员大减。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对此漠不关心,又何以死守硬拼?第十九师在战后休整时期,官兵多患疟疾、肠胃溃疡、水肿及疮毒等疾病,死亡甚多。全师在补充兵员时进行过一次点验,仅剩较健壮的战斗士兵七百八十余(上海会战后还存战斗兵一千五百余人,战后并无如此多的病员死亡)。

武汉会战是在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时期,对官兵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对士气和斗志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当时曾聘请进步人士马子谷、朱江、共产党员陈希周,在军干部训练班为政治教官,并由陈、朱率文工团到各旅、团进行讲演、宣传,所以官兵在上述生活艰苦、战斗激烈、时间很长的情况之下,能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发扬了民族正义精神,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例如在几次反击战斗中,老班长或战斗兵在班长、排长伤亡后,能自告奋勇指挥战斗,以后得到递升为班、排长的,颇不乏人。少尉排长在几次激战中有功,最后递升为上尉连长的也有。如一〇九团三营八连的黄排长,在鸡窝岭第一次反击战中,轻伤不下火线;第二次反击战中,为掩护三个负伤战士,被隔断在敌后。在敌溃退时,他能巧妙利用地形隐蔽,用手榴弹消灭敌后尾残敌两人。后来黄排长递升为八连连长。还有一个身高有力的湖南战士,在肉搏中,被两个敌人围刺倒下,他迅即拉开胸前手榴弹,与

两个敌人同归于尽。战后在整训中，我们常以他的事迹作为课题。在金官桥前进阵地失守时，有个班长负伤后，仍将两个伤兵救回，在敌后稻田中爬行一昼夜，忍饥受饿，将步、机枪两枝都带回来了，伤愈后也升了排长。事例很多，不胜枚举。当时在军队中，曾经有一句流行语：“只要有善于带兵能勇敢指挥战斗的官长，就不会有怕死不能战斗的士兵。”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陆承裕记录整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密县血战五昼夜

张文心

密县之战是中原会战中一次最激烈的战斗。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动对豫中地区的进攻，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奉命防守密县，迟滞敌军西进，血战五昼夜，慷慨悲壮。作者当年是该师师长。

第二十三师原是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工兵营，官兵都是湖南省嘉禾县人。第一任师长是李云杰，第二任师长是李必蕃。李必蕃师长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台儿庄战役中阵亡。后来该师编入汤恩伯嫡系部队第八十五军序列，又几经编整。该师是地方部队，官兵大都是行伍出身，迭经战阵，有相当战斗力。

我与汤恩伯有同学关系。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生，我是第十九期学生。在校时相处较近，谈得来。毕业回国后，他作为我大哥张治中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和教导第二师师长时的部下，曾得到我大哥的提拔。汤曾三次邀我到他的部队工作，前两次我都未去。一九三九年，他第三次邀请我。当时我在长沙军分校任军事教育科科长兼教导团团团长，他要我到二十三师当副师长。翌年代理师长。一九四二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蒋介石到豫皖边区检阅部队实力。当时汤恩伯指挥的十几个师中，在汤的心目中，一向是以嫡系部队第四师为模范的。的确，第四师从部队历史、装备和军容上看，在汤部中可以算是模范部队。第四师

驻在叶县，第二十三师亦驻在叶县。白崇禧在第四师校阅后，即到二十三师校阅。白在校阅中，对二十三师表示满意，认为二十三师可以称为示范部队。

一九四二年夏，汤恩伯正式发表我为二十三师师长。随即要我准备率领部队移防皖北。当时我还以为有时间可作准备，哪知上午说的话，下午就由参谋处正式通知我明天出发。当晚，汤约我便餐。席间对我说：“李仙洲要调到山东去，皖北的事情由你负责处理。”当时因时间很紧迫，连粮弹都来不及补充齐全，我们就匆匆开拔了。我师开到皖北阜阳、太和后，接到总部命令，要我以一个师的兵力担任豫皖边区第一线的防务——对商丘、亳县方面敌伪的警戒，防堵他们的进攻，掩护苏鲁豫皖边区汤总部（时汤总部驻在沈丘）。我以两个团，一个游击纵队（临时归我指挥）为第一线；一个团为预备队，占领义门集以南，双沟以北，涡河与淝水之间，构成一条斜形阵地。正面敌人是汪伪王牌军第一军（军长张岚峰，直辖五个师），有三个师摆在第一线与我对峙，其余两个师控置在商丘、亳县之间地区。敌我兵力是五比一。两军对垒，时有冲突，但无大打。

一九四三年冬，我师奉命调往河南荥阳、汜水一带，担任对黄河北岸敌人的警戒。这一调动，显然是将我师控置在陇海线南、平汉线北，这一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带，作为重要地带的机动部队；也是将我师投入郑州以南平汉段和黄河北岸决战地带。从以上对二十三师的调动和使用情况看，这个师是被汤恩伯重视的，先后担任了重要地区的主要任务。我也亲见本师官兵在担任防守任务中，士气不断有所提高。这对随后参加密县抗日战役，阻挡和迟滞日军的进犯起了积极的作用。

接受任务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日军发动对豫中地区的进攻。当时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任副司令长官。蒋鼎文统率的大都